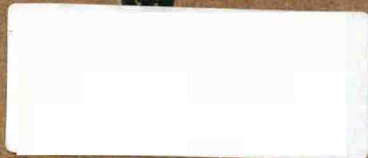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小叢書

荀子哲

陳登元編



第一章 引言

今晦菴之學，天下之人，童而習之……而獨惟象山之學，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，而遂藩籬之。使若由賜之殊科焉，則可矣；而遂屏放廢斥，若硃之與美玉，則豈不過甚矣乎……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，以爲象山一暴其說，雖以此得罪無恨！（陽明先生）

論學書再答徐成之

錄此數語，以弁吾書。今孟子一書，已家絃戶誦；其人亦已躋諸孔顏之列，而荀子之書，幾無人過而問之。豈孟子果優於荀子耶？孟子七篇亦有不合人意者，此說非創自不佞，前人蓋

已言之茲舉一例於下：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『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何必曰利，亦曰仁義而已矣。』

考此實孟子政治上第一大主張，而王充駁之曰：

夫利有二：有貨財之利，有安吉之利。惠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，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？易曰：『利涉大川，』利見大人，『乾元亨利貞，』尚書曰：『黎民亦尚有利哉，』皆安吉之利也。行仁義，得安吉之利，孟子不且語問惠王『何謂利吾國？』惠王言貨財之利，乃可答。若設令惠王之問，未知何趣，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，如惠王實問貨財，孟子無以驗效也。如問安吉之利，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，失對上之指，違道理之實也。（刺孟）

利字之範圍甚大，而孟子徑以貨財之利答惠王，故王充不以爲然。其實，惠王之問，不過問國家如何可以進步，可以改良。此原是一種接見時賢之口頭常語。孟子卻大發議論，實文不對

題。譬之甲乙二人相見握手問好，乙卽答以人生壽夭無常，好與不好，不必言及，豈非迂腐絕倫？

我非故意奚落孟子，實笑世人偏見。故爲此言，亦非敢自快其意。孟子與荀卿，實猶晦菴之於象山。二賢並世，要亦各有其長，互有其短；豈可抑彼揚此，不得其平？孟子七篇，風行千年，而荀子之書，雖不致埋沒名山，然世人每少道及，是固有幸不幸，不容置喙；而荀子實我國遠古之大政治家大哲學家，固無疑義，固非虛飾也。汪中曰：

荀之禮論樂論，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。

容夫之識誠偉矣，而其說尙有未盡也。竊案荀卿志追孔丘，道駕孟軻，周游天下，卒不見用，雖無成就，要自爲一代大儒。漢興，巨儒如申公、浮丘伯、張蒼，皆其弟子。今揆其言，有儒者之仁厚，而少迂闊；精厲幾及法家，而不爲刻薄少恩之論。何以言之？荀子王制篇曰：

王者之論：無德不貴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賞，無罪不罰，朝無幸位，民無幸生，尙賢使能，而等位不遺；析愿禁悍，而刑罰不過；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，爲不善

於幽而蒙刑於顯也，夫是之謂定論——是王者之論也。

今試味其言，何等簡潔老到，有如快刀剖竹。若守孟子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義，則執法者何以取則不至亂法不已。中國儒者每將『賞與惟重，罰與惟輕』之二語，志在心而勿忘，而荀子獨言：

賞不行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；罰不行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……故必將撞大鐘，擊鳴鼓，吹笙竽，彈琴瑟以塞其耳；必將雕琢刻鏤，黼黻文章以塞其目；必將芻豢稻粱，五味芬芳以塞其口；然後衆人徒備官職，漸慶賞，嚴刑罰，以戒其心。（本書富國篇）

此種主張，無論其爲是爲非，要非如孟子所言之迂遠難行。孟子之所謂仁義，其意乃偏於抽象的，時君卽有欲行仁義者，然而亦有其道靡由之歎。況夫歷史上之事蹟，往往不能復現。燕王子噲者，實力學堯舜，而卒致身死國滅，爲天下大笑。故孟子所言之禹湯文武實不能強時君以必行；時君卽行之，恐亦不能必得良好之效果也。時遭亂世，民情狡猾，所以荀卿主張法制修明，禮樂畢用——此是具體方法，非比空言。書中屢有特別之主張，非有充分魄力者不

能言也。故余曰有儒者之仁厚，而少其迂闊。

何以曰：精厲幾及法家，而不爲刻薄少恩之論也？大略篇曰：

君人者：隆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，好利多詐而危。

蓋僅爲霸者，亦須愛民，何況思王天下者？治亂國，用重典，古人原有主之者；然而荀子不與也。故曰：『柝愿禁暴，而刑罰不過。』人苟有罪，自然必罰，然所以罰之者，固不能過分，不能過量。過之一字，乃所以使荀子不入法家之列，而與孟子並稱大儒。君子篇曰：

刑罰不怒罪，爵賞不踰德，分然各以其誠通……亂世則不然，刑罰懼罪，爵賞踰德，以族論罪，以世舉賢……雖欲無亂，得乎哉？

此其言又是何等仁厚？豈如商君之主秦政，設連坐之律；又豈如韓子之以太公殺不仕之人爲然乎？（王氏論衡非韓篇引）蓋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荀子亦不肯爲，（見後）而况肯爲刻薄少恩之事乎？

年來整理國故之狂熱，尚在激揚之時，先秦諸子，因得在二千年以後之今日，大放色彩，

因而亦有贊及荀卿者。吾師陳鐘凡先生曾曰：

孟子貴理想，荀子徵行事；孟子高談仁義，荀子精於禮制，而不爲高遠難行之言。較孟子尤爲切實矣。（國學概要）

高遠與切實二語，真能道破孟荀立說之區別，吾人若取二書比較之，則恍然可知吾師之言之不謬。荀子之真精神，以吾觀之，即在切實二字上也。

胡適之先生之稱荀子也，又及其博學多聞。彼曰：

這可見荀子學問很博，曾研究同時諸家之學說，因爲他這樣博學，所以他的學問能在儒家中別開生面，獨創一種很激烈的學派。（哲學史大綱上卷）

又申稱之曰：

荀子在儒家中最爲特出。（同上）

如其言，則荀子在儒家之地位，固能與孟子分庭抗禮者也。此種切實之學派，激烈之論調，特出之儒家，大有足以使吾人研究之處。吾於是下一語曰：

蘇子瞻謂荀卿之言：『愚人之所驚，小人之所喜。』韓文公又謂其：『擇焉而不精。』余則寧負愚人小人之名，謂荀卿之言真足以樹一幟百家間，折儒法之衷，而有裨益於天下後世者也。故不量力，集其所言，求其真象，與天下宏達君子，一商摧焉。特恐私意所存，每致厚誣古人。海內學者，幸加教正。

第二章 荀子傳略

清代學者整理古學之總成績，斐然可觀。而對於時代之關係，鮮有注意及之者。其中如王國維觀堂集林之太史公年譜，洵爲不朽之盛作。荀子之年代，王先謙胡適之均有述及，王氏引各家說，箸荀子考證，述其生平事蹟，固不可謂不詳。然語無系統，且羅列各家不同之論，略閱一過，易滋人惑。學者苦之。適之先生之荀子時代考證，則又苦於約略。茲不自量，爲荀子訂立傳略如後，中間參以己說，不知厚誣古人否也？

荀子者，趙人也，姓荀，名況，或作孫況。

註 史記本傳，荀卿，趙人。

漢書楚元王傳師古註，孫卿，姓荀，名況。爲楚蘭陵令。漢以避宣帝諱，改之曰孫。同上，班固贊，自孔子後，綴文之士衆矣。唯孟軻、孫況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。師古註曰：孫況，卽荀卿也。

本書堯問篇作孫卿，如：『孫卿不及孔子。』

又彊國篇，作荀卿子。

又作郇卿。

註 胡元儀 郇卿別傳，郇卿名況，趙人也。蓋周郇伯之遺裔。郇伯，公孫之後，故以孫爲

氏，又稱孫卿焉。

王氏 荀子考證，古郇國，在今山西猗氏縣境，其地於戰國正屬趙，故曰趙人。

西元前三一四年間，當燕王噲時，荀子遊燕，以今考之，年止二十內外。

註 燕王噲賢子之，而非荀卿，故身死爲僂。（王先謙荀子考證引韓非子）非爲荀

卿弟子，其言宜若可信。

少孟子四十歲耳。

案孟子公孫丑篇，『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』又梁惠王篇，『齊人伐燕勝之，』是齊人伐燕時，孟子正在齊也。荀子於燕噲未見伐以前黜於燕，則孟荀同時人也。

史記六國表，燕噲及子之，以周赧王元年死，正西元前三一四。

又案孟子譜，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二八九）年八十四，則齊人伐燕之年，孟子當爲五十九歲。故曰：少孟子四十歲。荀子此時，何以得謂之才二十歲？因湣王之季，荀子年五十。今燕亡之時，蓋去湣王之季三十年也。

西元前二八四，當齊湣王末年，荀子始來齊遊學。是時宋已於齊湣王三十八年，見滅於齊。

註 本書彊國篇，荀卿子說齊相曰：『處勝人之勢，行勝人之道，天下莫忿，湯武是也。……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，陶誕比周以爭與，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，汙漫奪盜以爭地。』

又議兵篇，非貴我名聲也，非美我德行也，彼畏我威，劫我勢……是故得地而權彌輕，兼人而兵愈弱，是以力兼人者也。

又齊能并宋，而不能疑也。

以上足證荀子不以齊之滅宋爲是。然何以知荀子至齊，宋已亡國也？本書彊國篇載荀子說齊相曰：『今巨楚縣吾前，大燕猷吾後，勁魏右，西壤之不絕若繩。楚人則乃有襄闕開陽以臨吾左，是一國作謀，則三國必起而乘我。』上文之可注意者，爲最後一句。案史記宋世家，君偃十一年，自立爲王，東敗齊，取五城；南敗楚，取地三百里；西敗魏軍，乃與齊、魏爲敵國；則是宋未亡以前，宋固齊之勁敵也。今荀子言不及宋，而列舉其餘各國，可知荀子到齊，齊已滅宋。其後昌國、君樂毅，果以三晉及秦、楚

之兵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又與荀子說齊相之言相合。故荀子說齊相，在湣王破宋以後，自無可疑。齊滅宋在湣王三十八年，即西元前二八六年，今定荀子至齊在湣王三十八年以後。

曾以言諫齊相，齊相不用，荀子蓋有遺憾云。

註 本書王霸篇，「上詐其下，下詐其上，則是上下析也，如是則敵國輕之，與國疑之，權謀日行，而國不免危削，綦之而亡，齊湣薛公是也。故用彊齊，非以修禮義也，非以本政教也，非以一天下也，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，故彊南足以破楚，西足以誅秦，北足以敗燕，中足以舉宋，及以燕趙起而攻之，若振槁然，而身死國亡，爲天下大僂。」

又楊倞註曰：「薛公，孟嘗君田文，齊湣王之相也。齊湣王爲五國所伐，皆薛公使然，故同言之也。」

其時，荀子年蓋五十矣。

註 史記本傳年五十，始來遊學於齊。

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應劭風俗通，皆謂年五十，當作年十五。

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，謂『年五十始來遊學』之『始』字，本含有來遲之意，若年十五來時，不必曰『始來』也。

上述二條，以胡氏之說最爲有力。異日倘能尋出『始』字不歎遲晚之例，則卿年十五來齊之說，尙有幾分理由可以討論也。然先於胡氏，駁年十五之說者，亦有人在。顏子推家語勉學篇曰：『荀卿五十，始來遊學。』王先謙氏，因謂子推所見古本史記如此，『五十』二字，未可以爲譌字。其說亦頗有根據，不過不及胡氏之明決耳。

湣王之敗也，齊亂，卿乃他適，至襄王時，又爲祭酒。

註 史記本傳，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，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

齊襄王元年，當西元前二八三，卿年蓋五十三四，於時最爲老師，田駢之屬皆已死矣。

註 史記本傳，騶衍之術，迂大而閎辨，爽也文具難施，淳于髡久與處，時得有善言。故齊人頌曰：『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轂過髡。』田駢之屬皆已死。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

案史記孟子荀卿傳，乃多人合傳也。其中共分三大段。

一 孟子。

二 騶衍，及齊之稷下先生。

三 荀子。

自『騶衍之術』至『炙轂過髡』四十一字，毫不涉及孟子荀子。蓋由中段稷下先生傳逸入荀子傳者，若以此四十一字補入上文稷下先生傳，則文意適合，而荀子傳則當曰：

『荀子趙人，年五十，始來遊學於齊。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』

張：則文意均明白通順矣。適之先生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對於史記荀卿傳，有三點主

- 一 當讀作『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』
 - 二 荀子入秦，當在襄王以後，約在西元前二六五至二六〇時。
 - 三 讀作『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，』卽爲不通。
- 今試分別辨之如下，且以質胡先生：

- 一 中文中素無此等文法，死字之後無於字，卽在西文，似亦欠通。
- 二 荀子果以襄王後入齊，則彊國篇所言：『一國作謀，三國必起而乘我』之言，有何意味？國破君亡之後，尙有何說？蓋荀子說齊相，實及強鄰之四逼，禍至之無日，陰寓警告之意，非泛泛言之也。胡先生之理由，不過曰『大概』以『大概』二字爲根據，轉不如荀子以湣王時入齊，有幾分可據也。

- 三 『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』此句文法誠然不通。然在史記文中，此例

甚多，如孔子世家中，有：

『魯襄公二十二年，而孔子生。』

『魯昭公之二十二年，而孔子蓋年三十矣。』

若以此二個時間之偽語屬上，則當作：

『禱於尼丘得孔子，魯襄公二十二年。』

『齊師侵魯，魯昭公之二十二年。』

此二句成何意思，有何處合於文法？敢以質諸胡先生。

西元前二六六年後，荀子入秦，見應侯及昭王，年蓋七十左右。

註 本書彊國篇，『應侯問孫卿子曰：「入秦何見？」孫卿子曰：「其固塞險，形勢便，

山林川谷美，天材之利多，是形勝也；入境觀其風俗，其百姓樸，其聲樂不流污，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順，古之民也；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肅然，莫不恭敬，敦儉忠信而不愷，古之吏也；入其國，觀其士大夫，出於其門，入於公門，出於公門，入於其門，無有私